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五

宋

仁宗皇帝

壬午慶厯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子券趨

京師權貨務

宋初京城置權貨務後但給金銀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

受錢若金銀

入中他貨子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

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

至入椽木二估錢千

給鹽二百二十斤

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

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

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

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民之充役者。主官物制。見前。

主之。又禁

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

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二月置義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彊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

遼官制分北南院。曰北而南而北。而。上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而。上

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

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未可逆料

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國舅大父

房之後舊作翰林學士劉六符度使忤之後來致書取

特未今改正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

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

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

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

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默還然起敬且盡得其情得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弼入于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于不論豈真

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輒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正月。以大名府爲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

事見左傳

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

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虞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占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得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

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歎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

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其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

使命北朝乃邊國重計
所係謾書詞與口傳異其
爲害于使臣者尙小而貽
誤于國事者實大幸而弼
中途啟視得以不墮和議
否則償事矣政府承謾制
書豈容或有訛舛卽過出
無心尙且不可況意存傾
陷挾私嫌以敗公事乎獨
怪仁宗遣使外邦國書既
全不啗口及弼馳還入奏
又任晏殊謾詞掩飾不加
究詰當時政治尙可謂邪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
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
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
還都以哺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
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
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
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
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
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
富弼爭執再三稍有失大
氣而此時宰相畏懦務登
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
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
成益見其慷慨不折誠可

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禽，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字濟蘭，孟父房之後。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字仲賢，東平人。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徹兵。

自是通好如故

按濟蘭舊作
糾鄰今改

閏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

真定人

會兵禦之敗死

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

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

利綱哩拉

即野利旺榮舊作
剛浪陵今改

雅奇

舊作遇
乞今改

兄弟令內附即

畀西平爵士綱哩拉令拉默特

舊作浪
埋今改

薩勒奇

舊作賞
乞今改

瑪尼

舊作媚
娘今改

三人詣种世衡乞降

世衡知其詐自與其
殺之不若因以為問

留使監稅出
入騎從甚寵

又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

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籍曰此

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沿

使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

在固

原州西北。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

潰。懷敏馳至長城。

在固原州西北，與隆德縣接界，秦時故址也。

濠路已斷，遂

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馬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

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

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

議者欲以金縷啖契丹，使

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上，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諱朝力辭使命，視卿之太使過行，實不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過藉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平之所為，與皇后對曰：頓同。頓更臣方稱其美德，吁曰：怪哉。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

字伯庸。虞城人。

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

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時已命文彥博經

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

繼忠

諭

之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

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

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

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總使。則四路當臬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臬不一。于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

字明復。晉州平陽人。

爲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亾創夷相半人困黠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

本僧人王

光信世衡奏補三班借職更名嵩

遺書間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

弟皆得罪。綱哩拉雅奇皆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衡謀間之乃為蠟書遣嵩遺綱哩拉言朝廷

知王有向漢心已授夏州節度并以棗綬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哩拉得書笑曰種使君長矣何為此兒戲乃

執嵩以書自詣元昊上之元昊果疑綱哩拉不合歸而綱嵩奔中遣人詐為綱哩拉使使世衡世衡知其為元

昊所遣故為款語而厚遣之使還元昊出嵩奔中而綱哩拉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為文以祭綱哩拉

悼其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境上夏人得之以獻元昊雅奇以此亦并獲罪元昊既失二

將久之知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

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

王嵩使與文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續綱目作文貴以綱哩拉書議和考宋史

種世衡傳元昊得王嵩書遣李文貴以綱哩拉書議和考宋史衡而夏國傳文貴于元昊求寇鎮戎之前已為龐籍所

留傳前後矛盾續綱目宋錄殊混今依宋元通鑑改輯然猶偏彊不列削僭號